

随笔

粉条帖

王祥夫 文/绘

突然就想起应该写写粉条。

在北方,一说粉条,概莫能外的只指两种,一种是雪白的土豆淀粉做的那种,一种是红薯粉,红薯粉条没有土豆粉条那么白,但要比土豆粉做的粉条经煮,东北人爱吃的“猪肉炖粉条”一般都是土豆粉,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的粉条大多是红薯粉。

做粉条有两种方法,一种是压粉,做这种粉条得有个压粉的床子,三条腿,床子上有一个可以抬起放下的杠,杠上有一个墨水瓶粗细的直棍,正对着下边的那个洞,洞子的粗细和这根棍大约差不多,压粉的时候要把粉剂子和好,压粉离不开明矾,矾这种东西有一种特殊的味道,炸油条也离不开它,使了矾的油条有一种特殊的味道,说不上香,也不能说它不香,真让人说不出它到底是什么味道,但喜欢吃这一口的就是喜欢它加了矾,就像是加了明矾的粉条,吃起来和不加矾的不一样。我有个朋友,吃粉条蒜汁酱油油一概不放,这就是甜吃,粉条从锅里捞出来晾凉,就那么“呼噜呼噜”,一盘就下去了,好吃不好吃?他说好吃,我也学着吃了一下,还真能吃出粉条的本味,而我认为那主要是在吃矾的味道。做粉条好像就没法子离开明矾,离开了它就不容易成形。不管它是用床子压出来的粉条,还是用漏瓢做出的粉条,都离不开明矾。

在北方,过去几乎家家都会有那么个压粉床子,除了压粉条,压饸饹也要用到这种床子,一般人就直接把这种木制的床子就叫做“饸饹床”,因为吃饸饹的时候毕竟要比压粉条的时候多。大型的压粉条活动一般是在冬天或春节前,全家出动,一下子要压出很多,外边刮着很冷很冷的西北风,屋里边热气腾腾地在压粉条,那景象真还让人怀念。饸饹床子就架在锅上,压粉条锅里的水必须要大开,两只手压不动,人就干脆一屁股坐在饸饹床子上,这边不停地压,那边不停地捞,捞出的粉条随手团成一团一团地放在院子里,很快就被冻结实了,然后很快就被收拾起来了。冻结实的粉团子都被塞到一个或两个或三个或更多的口袋里去,吃的时候打开口袋取就是,北方的冬天,院子就是一个天然大冰箱。

相比较压粉,漏粉就要简单得多,把土豆淀粉和好,最好和得稀一点,也要等锅里的水开了,然后把和好的淀粉放在高高举起的漏瓢里,漏瓢上当然都是洞,从洞里流下去的淀粉落在锅里便是粉条。南方是不是这样做米粉?我不知道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米粉用的不是土豆或红薯的淀粉,而是大米磨的粉浆,贵州的“羊肉粉儿”是土豆粉做的,他们把这种粉条叫做“洋芋粉”。

突然想起写这么一篇小文字,是家里要储备一些可以久存不坏的东西,我就想到了粉条。那年搬家,我母亲在储藏室里发现了一个柳条箱,相信那个柳条箱放在那里已经很多年了,打开一看,竟是那种一把一把的宽粉条。我的母亲,看着那个柳条箱,忽然想起来了,说这应该是近二十年前的事,是家乡的亲戚们寄来的,怎么就忘了呢?算一算,够二十年,还能不能吃?我母亲说怎么就不能吃,干粉又不会坏。那些放了近二十年的粉条后来都被我们慢慢吃到了肚子里,这种宽粉,宜做“猪肉炖粉条”,但凉拌就不行,虽然放了二十年,但那味道跟刚压出来的一样。

粉条在古时候被叫做“索粉”,最早的文字记载当出现在北魏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,其中已经把粉条制作和食用方法说得明明白白。但我一直不知道书中说的用来做粉条的薯类是什么?那时候土豆应该还没有传入本土。我吃粉条,喜欢凉拌上吃,蒜末儿、很香很辣的那种油泼辣子,要多放,还要放一点醋,“呼噜呼噜”很刺激,“呼噜呼噜”很过瘾。

金风初度,天高气爽,九月的太原汾河湿地,岸黛水碧,画意流淌。白鹭应季而来,初两三,又五六,再八九……而现在,好似碎玉散河,飞絮舞空,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上下翻动的羽翅了。伏在岸畔拍摄它们,一如相约水边佳人。时白露刚过,月满中秋,眼前一派景象,就如《诗经》中所描述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……”

专注间,闻听身后有人大声问:老师,你在拍什么?一时间,白羽惊起如溅雪。回头看,是两个中学生。便有些没好气地说:看看,你们吓跑了我的白鹭!他俩一脸不安,露出惊讶。又问:老师,它们是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中的白鹭吗?我笑。说,孩子,这正是从唐朝飞出的那只鸟儿!

这就是白鹭为妇孺皆知的卓然声名,真可谓天下谁人不识“君”了。时间回溯至1258年前,草堂雨霁,一位后来被誉“诗圣”的杜甫先生,仰天而望,在他吟出一首绝句的次句中,嵌进此羽。从此,鹭以诗传,诗以鹭名,历千年而不衰,飞成一道在心在口的诗意风景。

唐是诗歌的伟大时代,思想畅游,意兴勃发。作为一个有趣的现象,或也是我的偏爱,排在前列的诗人们,几乎没有不吟诵过这羽白色的精灵。如例,李白有句:“白鹭行时散飞去,又如雪点青山云。”白居易有句:“何故水边双白鹭,无愁头上亦垂丝。”王维有句:“漠漠水田飞白鹭,阴阴夏木啭黄鹂。”温庭筠有句:“数丛沙草群鸥散,万顷江田一鹭飞。”……散若珠玑,美到极致。这是名贵神州、风华绝代的诗人群体,对一种鸟禽的问题歌吟和集体咏唱。的确,翻阅诗史,似乎还没有哪一种羽翅,如白鹭这般受此殊荣、得此厚爱。它们振翅晴空,翻羽碧水,飞至笔端,化为神韵,从而将羽翼之美、灵性之美、风光之美,生成词采之美、意境之美、文化之美。

因此,在今天,与其说白鹭是一种羽色濡

雪、体态优美的鸟禽,莫如说白鹭是一个拨动心灵、穿越千年的诗意。羽与语交集,词与翅融合,一边飞在天地间,一边飞在人文中。而有意无意间,我在太原,对白鹭的纪录拍摄或艺术撷取,是为一座城市美好生态的赞叹,是向一代诗哲妙笔生花的致敬。

白鹭之于太原,在诗文中雪泥鸿爪,可见端倪。如前述白居易、王维等唐代太原诗人的笔下生影诗中留姿,都使我们真切如睹、情境如现。但在上世纪后半纪我所生活的记忆中,白鹭却鲜少踏下印迹。这自然是城市发展的愈见繁华并工业主导,所产生的环境局促并生态不足,以及所处城市中心地带的视线有限,这也就是,包括我在内的当时居住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对白鹭,大多只是一个优美的词语,飞在诗词中,未识真面容。

一座城市最终在新时代的进程中,羽化蝶变,启动了其美丽家园、生态宜居的不息脚步。两山植绿,一水引碧,尤其是汾河景区贯穿整个城市的营造,二十余年,不停前行:近十年,更为着力。有话说,鸟禽的翅膀折射环境。鸟为灵性,缘水而居,在花木葱茏、苍翠欲滴中,飞着自然的和谐与生态的适宜。

白鹭,这只素衣翩然的优美鸟禽,应季而来翩然太原。从我的拍摄记录看,已十年有余。它已成为这座城市一帧美的名片和一道飞的景观,且一年比一年多、一年比一年好。多,是它种群数量越来越大,栖如落雪,飞如盘玉;好,是它警觉距离越来越远,人鸟依依,伸手可牵,可说,最为生动最为直观地解释着生态文明。

时序仲秋,想到宋词人沈唐描写太原秋日的佳句:“山光凝翠,川容如画,名都自古并州……”于此,我也不妨要吟出“鹭羽飞白,汾滨叠翠,好景今日太原”了。白鹭,这只从唐朝飞出的鸟儿,在家乡太原,落下真切翅膀,飞起无限诗意。

回味

白鹭翩翩又金秋

顾桐文摄



人物

“这个书记兼主任当得,唉!可没人接手,乡里才一直让我当。”杨河芬说:“那咱们下一步就从修村名壁、在街道的外墙刷标语这两件事上着手。至于资金,我来想办法。”朱胜康说:“我同意。我支持。”杨河芬说:“再一件事,我想从市里找些摄影高手,都是市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家,来村里给村民们照些照片,免费的。”朱胜康一听就说:“这种好事,我当然支持。”杨河芬又说:“再一个事,是我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,比如放个电影什么的,让大家过得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”

听杨河芬左一个事右一个事,朱胜康的大脑有些短路,心说,这位杨书记还真真是个能折腾的

主儿,不过这件事还都是给村里着想,既不让村里出钱,又能让村里得好处,何乐而不为呢?朱胜康说:“我全都支持。杨书记,你说让我们村委会做点啥?”杨河芬说:“既然朱书记同意,那我就联系。”

杨河芬把朱胜康送回村就回了市,他找了市人社局他的两位好同事、好朋友,这两位都另有身份,一位是市摄影家协会李主席,一位是市摄影家协会会员,同时是市人社局的张调研员。李主席又以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的身份约了市摄影家协会的6位摄影家,其中一位还是大同机车厂摄影家协会的主席。杨河芬摄影技术也很专业,他说,到时他也会参与拍摄。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36

蒋蒋
京韵
著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李主席和张调研员之所以一听杨河芬的提议,二话不说就同意,固然有多年好同事、好朋友的原因,但也有市人社局李局长在多次开大会时强调的“市人社系统内各位同事,不论从公的角度、也不论从私的角度,必须全力支持扶贫工作”的原因。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27

赵树义
著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只是老家的羊品种杂,个头也不像沁源黑山羊威猛。的确,沁源黑山羊是威猛的。我在想怎么把老家的羊变成黑山羊,羊在村后的窑墙上看着我,眼巴巴的样子,直到把我从梦中惊醒。听到流水的声音。梦总在纠缠一些看似简单却不可能的事物。阳光打在炕上,这一

觉睡得很踏实。入沁以来即便做梦,也都是天亮时候,且很短,且非噩梦。梦中当然有纠结,但不难受。不熬夜,自然醒,每天虽很累,精神却放松。难得有这样一段乡间时光,难得把自己完全交给山水,难得每天与花儿草儿鸟儿说会儿话。只是再这么跑下去,我担心老邓受不了,虽然老邓恨不得让我把沁源大大小小的地方跑个遍。我也跑个遍,但要慢慢来,要春风化雨一样来,要雨打荷叶一样来。老邓显然知道我在想什么,他说,先走马观花,喜欢的,再回头来看看,看两遍不行,就看三遍、四遍。我颌首一笑。有些地方若要变成文字,恐怕不是看几遍的问题,你得贴近,深呼吸,你得深入

其中,出于其外。譬如沁河源。当然,我说的是沁河主源。我说,去二郎神沟吧。老邓说,好。我说,沿着二郎神沟走一走吧。老邓说,好。我说,晚上住到王家湾吧。老邓说,好。作家采风团走到王家湾,雪野说什么都不走了,非要住到村里看夕阳西下,非要坐在院子里喝酒,听松涛,睡老乡的炕。接待方说,雪野老师,你只要给王家湾写一首诗,我们管吃管住。雪野高兴得像个孩子,大声说好,我写一大组。年轻诗人积极响应,可行李放在宾馆,第二天要返回太原。

纪实